

中国现代史

潘强恩 编著

国民党军

土崩瓦解



远方出版社

第二十四卷

国民党军土崩瓦解

潘强恩 编著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中国现代史丛书/潘强恩编著.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1998. 7

ISBN7 - 80595 - 482 - 8

I. 中… II. 潘… III. 现代史 - 中国 - 1919 ~ 1949
IV. K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9106 号

中国现代史丛书

国民党军土崩瓦解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德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219 字数: 4800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2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 - 80595 - 482 - 8/K · 27

定价: 798.00 元(全 28 册)

目 录

白崇禧出尔反尔.....	1
刘峙上任充福将.....	6
进退维谷徐州城.....	10
司令部貌合神离.....	11
黄伯韬新安夜话.....	18
华纵猛虎追国军.....	23
西撤军屯兵碾庄.....	26
司令官负荆请罪.....	30
楚河汉界刀剑影.....	37
起疑窦软硬兼施.....	55
巧周旋冲出牢笼.....	65
举义旗让开通道.....	76
西来的钢铁怪物.....	78
杜聿明走马上任.....	87
喋血徐东战团山.....	100
刘崎潘塘误战机.....	112
阵前策反孙良诚.....	123
宿县城头枪声响.....	129
天上落下的黄瓜.....	136

碾庄之溃如山倒·····	141
黄伯韬自杀成仁·····	147
美大使异邦布局·····	153
蒋夫人飞美告急·····	167
淝水之滨临风涕·····	182
双堆集高参拆字·····	194
廖运周阵前归来·····	197
杜聿明受恩宣誓·····	205
密室议回天之计·····	214
千疮百孔徐州城·····	218

白崇禧出尔反尔

煮熟了的鸭子会飞，真是怪事！白崇禧一夜之间改了主意，神鬼莫测。蒋介石无奈只好再抓杜聿明，徐州撤军又成了“马歇尔计划”。如此反复，你说还能走得脱吗？

南京，大悲巷雍园5号官邸，灯火通明，白崇禧返回住宅休息，身边拥绕着众幕僚，门前院后车水马龙，众客盈门，好不热闹。虽已是晚秋时节，但白健生心中仍充满了得意的春风，心醉陶陶。此时此景，与当初被挤出南京国防部相比，反差太大了，今非昔比，“小诸葛”又回来了！

晚饭后，白崇禧给监察院副院长黄绍竑打去电话。黄氏乃桂系仅次于李宗仁的二号人物，正逗留于上海。电话要通，黄绍竑听到白崇禧已回到南京，颇感不安地连连叮咛：

“健生，你在南京千万不可随意讲话，我明天赶回南京去看你，有事与你当面谈。”

白崇禧原只是礼节问候而已，不成想黄绍竑要赶回来看自己，颇是大惑不解。

第二天凌晨，黄绍竑便匆匆叩响白公馆的大门，他与白崇禧面席而坐，微微一欠身算是有礼了：

“健生，还记得5个月前的情形吗？那时我从南京到上海去找你，现在则是我从上海回南京来找你，真可作一副对子

呀。”

白崇禧是个心胸不宽的人，5个月前丢了国防部长的位子，被蒋先生下放华中的事怎么会忘呢？那是在今年5月24日，国大刚刚闭幕，蒋总统以重新组织新内阁为由，以何应钦代替白崇禧入主国防部。当时，白曾向蒋提出：

“如果让我当总司令，那么中原战区只能变一个‘剿总’，司令部放在蚌埠，这才有利于‘守江必守淮’的战略部署。”

蒋介石听后根本不予考虑，爱理不理地说：

“华东这边复杂，由徐州‘剿总’管起来，已定刘峙去。你的总部设在汉口。”

在南京的衙门里作官，谁扭得过蒋家老少？不管你白崇禧乐乎，怒乎，到了6月3日，“原国防部长白崇禧转任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华中‘剿总’总司令”的成命还是发表了。气得白崇禧在公馆里大骂了3天。过后他还嫌不过瘾，干脆来个不辞而别，于6月6日离开南京去了上海，以示不能从命。

白崇禧抗命去沪，蒋介石也感到十分难堪，先派总统府吴忠信秘书长去上海深表挽留，“小诸葛”把脖子一歪，睬也不睬。蒋先生只好又请桂系“老二”黄绍竑去说情。

黄绍竑那天赶到上海，白崇禧余怒尚盛，没好气地问：

“是那个派你来的吗？”

“是的。”

“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白崇禧带着气断然回绝。

“但我并不代表他，”黄绍竑在电话里的声音忽然压低了，“而是想与你说说我个人的想法。”

“噢？”白崇禧有些为刚才自己的失礼而不好意思，忙补

上一句，“那我去你那里好了。”

不多时，白崇禧来到上海霞飞路 1105 号黄绍竑的私邸。黄绍竑也不客气，劈头就问：

“健生，你这两年在南京有什么感想？”

刚刚成了“海瑞”的白崇禧颇动情地说：

“有陈辞修那个小鬼从中捣蛋，能干出什么名堂！”

黄绍竑听罢微微一笑：

“我看你这个诸葛亮太有些不太亮了。战争打成这个样子，你还对蒋介石抱什么幻想吗？当年刘备兵败而寄于曹操篱下，是千方百计地出走，好与关、张去另图大业。你在南京不过是个笼中鸟，现在蒋介石要放你出去，为什么不乘机远走高飞呢。再说，你在外面尽可以掌握军队，创造时机，好让德邻出来主持局面，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经黄绍竑这么一说，白崇禧恍然大悟。第二天，白崇禧便回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表示愿去汉口赴职。当时，蒋介石对白崇禧“觉悟”之快，深感惊讶，也暗暗佩服黄绍竑的口才。

时间如梭，这些事一转眼已过去 5 个多月了，可似乎就发生在昨天。白崇禧望着对面的这位“二哥”，回顾那一幕幕往事，不禁哑然失笑。

桂系的那“智囊”人物却没有多少笑意，只是淡淡地问道：

“健生，听说这次你是打算去蚌埠指挥喽？”

白崇禧笑着颇自信地点点头：

“不是我的打算，是蒋介石、何应钦请我回来的。”

黄绍竑表情极为复杂地摇了摇头：

“他们怎么会无故请你？我看，不如说是共产党把你请回来的。你打赢徐蚌会战究竟有多大的把握？好吧，就算是打赢了，对你健生兄又有多少前程？黄埔系、CC系、政学系、太子系，见利都像乌眼鸡一样，胜了也轮不到我们桂系坐庄。”

白崇禧昨天那得意忘形、大干一场的兴头，被黄绍竑兜头一瓢凉水，早泼到苏门达腊去了。而黄绍竑仍嫌度数不够，他的话还在继续：

“既然我们给蒋先生办事，就不能光想胜，还要想想败了怎么办。东北那里兵败如山倒之后，紧跟着就该‘将倒’了。不信你看，卫立煌不出几日也要倒霉。”话还真让黄绍竑弘讲对了，日后老蒋果然委过于卫立煌，将其软禁。

白崇禧听到这里深感怅然地说：

“这么说，徐蚌会战胜败都没有我们什么好处，那我倒轻松了，只要听天由命就行了。”

“不，事在人为，我们从广西是凭力量打出来的，一切要靠自己，老天爷帮不了多少忙。最近，司徒雷登又向马歇尔将军建议，让蒋退休，由德邻出来主持全局。但蒋介石不再栽个大跟头，怎么肯退？所以，你现在最好不要接徐州这边的军务，给刘峙一个面子，让他们去打。胜了是他刘老总的福份，败了由他去钻套子。即便是胜了，蒋介石的部队也会十伤八九。你脱开这个干系，在华中保存力量，正好观时局顺水推舟，倒蒋扶李。这是对我们最有利的一步。”

白崇禧对黄绍竑的分析敬佩不已，特别是听说美国人与李宗仁的幕后活动，当即改变决心，打算再来个一辞了之。

上午10时，国防部再次开会研究徐蚌会战的进一步计

划。白崇禧当场发难，说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认为阵前易帅，乃兵家大忌。而且华中军情近来也甚为急迫，故不能同时指挥徐州的部队了。张淦兵团在目前形势下也不宜随黄维兵团东进。这使会场上的诸将颇感突然。何应钦不明其故，私下力劝白崇禧留下指挥。白崇禧却拿起架子来，悻悻地说：

“5个月前，我要求统一指挥中原部队，那时蒋公为什么不答应呢？现在又想重新部署兵力，恐怕来不及了，我可不敢从命。”会议一完，当即飞回汉口。当蒋介石再去电催促请白崇禧到蚌埠指挥时，白崇禧洋洋洒洒地复电以谢绝，并声称：

“陈刘两军尚未会合，华东由经扶对付有余，无统筹兼顾必要。届时按情况调动兵力，均以大局为主，请释念。”

徐州“剿总”那里也听到了有关易帅的动议和白崇禧的出尔反尔，一个个气闷了数日。虽然，蒋先生已事先与刘峙打过招呼，勉慰他顾大局、识大体，但刘峙依旧愤愤地唾沫星子乱喷：

“他白健生是寡妇改嫁，对老头子想抗就抗，讨价还价。我好像是童养媳长大，有多少块骨头，当婆婆的都摸得清，服从是无条件的！”

总司令骂娘、参谋长李树正则边鼓紧敲：

“老头子真是多此一举，老白又不是三头六臂，请他来有什么用？”

徐州仗还没打、兵还未发，阵前阵后早已乱了营，散了心。这根藤盘根错节，若能结出个好果子来，那才是怪事呢。

刘峙上任充福将

刘峙是蒋介石的亲嫡系将领，当年在江西第四次“围剿”时任前敌总指挥，曾是红军手下的败将。抗战时任国军河北防线总指挥，未见日军便不战而逃，毛泽东曾笑他患了“恐日症”。徐州“剿总”集中了国军精华——30万美械机动兵团，让刘峙来指挥，自然免不了人们议论纷纷。

新上任不久的参谋总长顾祝同听到些议论，还颇显为难地解释说：

“徐州剿总的人选，考虑过两个人，刘经扶和蒋铭三。但蒋铭三夜嫖日赌，不理公务，比较起来还是刘经扶好些。”

战争岁月选个战区长官，就这么个标准，蒋介石也认为太将就。他为了说服众议，只好根据刘峙肥头大耳之貌，笑着说：“有什么不好？至于军务，配一少壮得力的副手管起来，定能有所成就。”

刘峙在徐州就任的这天，恰是国民党的儿童节，一切现状真有些像儿戏的味道。这天，刘峙在指挥部看完插满小旗的军事地图，对三处长唐志华发问道：“曹孟德当年究竟领了多少人马下江南？”唐志华听了话中有话，不明司令长官意图，只好回答说：“《三国演义》写的是83万，历史上是怎样

记载的，就弄不清了。”刘峙指指地图，摆动着肥硕的脖子说：“现在我们华东战场的兵力号称是70余万，但照惯例，这数目至少要打个八折吧？不这样，师长、团长便只好喝西北风了！”唐志华会意地笑笑回道：“总座须知，每个连队都抽人去替商界或公司货栈之类运货，赚点脚力钱贴补士兵伙食，这样一来，八折中还得打个九折。每个团部呢，这家眷那家眷的，都要派士兵护送送来护送去，这笔人头账就难算清了。总之，我看七折八扣，能有40万兵力投入作战就满打满算了。这种事原都是瞒上不瞒下的，后来，连上也瞒不住了，干脆成了公开的成例了。”刘峙一时面孔变得铁青，忿忿然道：“不谈了，不谈了！70万本来就是吹牛皮。如今共产党二野、三野的兵力数倍于我，我方又是新败之师，胆小如鼠，怎能打得过人家！更令人担心的是，我们13个兵团就13条心，单看二兵团的邱清泉吧，一副御林军的架势，就是陈辞修也吃他不消，他会听我的？”

刘峙的“总司令”这个官是要当的，可是打仗都是怕的。他当年尝过解放军的厉害。刘伯承、邓小平在强渡黄河后，在开封附近和国民党一战，打得赵雨田全军覆灭。蒋介石一气，就把他的郑州绥靖公署主任给撤了。刘峙对此并不担心，他想正好可趁此快活快活，便带着三姨太黄佩芬回到南京。不料，蒋介石又任他为上将战略顾问，这是个闲职，他就来到上海迪化路公馆当寓公，或摸麻将以消遣，或婆婆起舞以取乐，身体越是发福了。到1948年3月，才由从美国考察回来新任国防部长的何应钦，把这个朋友拉了出来，要他上徐州前线当“剿总”司令。

刘峙字经扶，有人说他是福将，也有说他是蠢猪，不管

怎样，资格是老的渊源是长的。他是江西吉安县人，幼年时，他父亲为了田间放水与地主口角被活活打死。这桩仇恨，刘峙不曾忘记。后来发迹时，地主已死，便在岭麓的小溪石桥之畔立了座“思父亭”，以志不忘。生父去世后，刘峙随母下嫁吉安一家爆竹店的老板。没几年，老板病死，他母亲又与一个从清军卸任的李姓统带结合，移居到湖南李统带老家。亏得这位行伍出身的继父，培养刘峙从湖南陆军小学读到湖北陆军中学，最后毕业保定军校二期。接着，刘峙便在粤军、赣军中先后当过连长、1924年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蒋介石当了校长、营长，何应钦任总教官，就把刘峙请来任军校战术教官。从此，刘峙在国民革命军中一帆风顺，青云直上，7年之间，由中将升到二级上将，38岁当上了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开封绥靖公署主任，真可说是命大福大，官运亨通。刘峙平日一身布制军服，下连队到处乱跑，开口便是蒋委员长如何如何，闭口何敬公怎样怎样，显得无限忠诚。对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自愿低矮三分，不争长短高低，因此一向人缘很好，特别是对蒋介石的顺从真是到了家，指东挥西从不叛逆。对此，蒋介石心中十分有数，此后刘峙几起几落，从不使他伤筋动骨。刘峙也便在日常生活中做到不喝酒，不吸烟，不赌博，愿做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信徒。但他终生只有两件嗜好：一是发财，二是女色。

在国民党，只要升官便有财发。刘峙做了那么大的官，早已官商合一，金银满斗。只是对那原配夫人很不称心，早存异念。原来刘峙十五六岁时就娶了同乡女子杨庄丽为妻，那时，杨虽只15岁，却身材高大，性情活泼。她娘家十分贫苦，杨庄丽常要帮助家中打草，借此为生。后来她过门到刘

家，刘家的境况稍好后，她则爱财如命。刘家发迹以后，她还在家中聚赌抽头，敛财达数十万银元，她便广置房产，购买盐井、盐田，富甲乡里。可惜这位杨氏夫人因未能生育，为了必须给刘峙留个后代，只好觅来一个广东女子充作刘峙的偏房，先后生有子女6人，个个害怕杨庄丽如虎狼。刘峙虽然有此夫人，却只能当她是生育的工具，不能与她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这天家中忽然来了个杨庄丽请来的家庭老师，名叫黄佩芬，湖南籍。这人天生丽质，婀娜多姿，上海美专毕业生，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一年，学得满口京腔，出声婉转悦耳，听着如饮醇酒，风度娴雅，性格柔和。刘峙见如此美姝，立即骨软筋酥，垂涎三尺，便学登徒子的办法，开始偷偷摸摸起来，然而终觉不解馋。延至刘峙当上了重庆卫戍总司令时，才下决心与杨庄丽反目，并经卫戍总部特务头子唐志华作了形式上的撮合，将黄佩芬正式娶作三姨太太。从此，一个心遂意愿，一个登堂入室，便行使起“妻以夫贵”的特权来，将4个弟弟、1个妹妹都拉来当上了姐夫的心腹，又和大媒人唐志华合作，拿刘峙多年搜刮来的脂膏，在上海开设“益成公司”，使死财变成了活财，进益日增。这下，刘峙既抱美女，又有黄金，官大福大，总算“革命”成功了。

进退维谷徐州城

徐州，地处河南、山东、江苏和安徽四省交界，乃陇海、津浦两千线的十字枢纽，堪称华东军事要冲。历史上，谁占据徐州谁就可向北虎视华北、山东，向南左右江淮河汉。《三国演义》中，刘玄德三让徐州，曹操、袁绍、刘备、吕布等大战徐州，都是从文学角度反映出此地乃兵家必夺！而古书则从军事地理和军事部署的角度指出，徐州“攻之基而非守之据，江南以江淮为险，故守江莫如守淮。”这道出了徐州是个既重要而又易攻难守的地区。

1948年，国共的中原决战迫在眉睫，徐州的战略地位再次突出，南京国防部面临一个是坚守徐州还是放弃徐州的战略选择。蒋介石喜爱读书，也鼓励部下刻苦攻读，他对徐州的地理特点当然有较深的了解。徐州方圆百里是一马平川，向北没有横向的山脉丘陵可据守，而东西两侧的水系也多为北南走向，很难借以阻滞北攻之敌。蒋介石想，古人反复强调“守江必守淮”，毛泽东自幼博览群书，他能忘了古人这些训诫吗？肯定不会。这场争夺中，共军是攻方，他们的方针已很明显，就是要与国军在徐州决战，打赢了毛泽东好渡过长江，动摇江南根基。徐州确实守不得。况且，当年霸王败走彭城，历史教训不可不忌呀。对，要早日放弃徐州，退守

淮河与共军决战！

蒋介石的算盘打定，本该立即着手撤退。但是，军人们的理智总难免被纷乱繁杂的因素所干扰。如果作战双方同读一部兵书，能得出相同的体会，并以相同的军事行动去对抗，那么世界上的战争不知会简明多少倍！战争之所以令人眼花缭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作战双方“同读不同悟、同情不同行”，当然，没有这些复杂现象，战争也会变成一个模样，打得令人乏味。

蒋介石悟出徐州守不得，但在感情上却舍不得即刻就撤，让出徐州。他私下对心腹将领透出了这种心情：

“唉，国军就这么不战而转进淮河，势必令徐州生灵涂炭，于政治、外交均极为不利，此事尚应再议一下，以权衡长远。”

就这么几句话，活活地把时间拖下来了。老蒋历来宣传“读一书可治天下”，“不读书尤如瞎子处处走不通”。可如今大战当前，书也读了，理也通了，却碍于情感迟迟不见诸于行动。

司令部貌合神离

徐州“剿总”司令部戒备森严，只见一辆辆小轿车、吉普车进进出出，没有行人，也没有杂声。

此刻，会议室里云集了徐州地区的所有高级将领。一排排纽扣和肩章闪闪发光，密密麻麻的如星汉灿烂。

刘峙陪顾祝同在会议室的中心位置坐下。刘峙总是笑咪咪的，像大庙里的哈哈佛。但细一看就会发觉，他的眼皮今天有些发亮的水肿，动作也显得迟钝疲倦，还不时咧咧嘴，似压迫着无数个哈欠，眼里竟憋出许多泪来。

他昨晚一夜未睡。

昨晚，顾祝同晚宴后和刘峙小坐了一会儿，随便谈了一下今天作战会议的内容。当顾祝同讲到总部决定立即放弃新海，彼处驻军第九绥靖区或从海上南运或从陆路西撤时，刘峙的躯体抽搐了一下。他连连打了几个哈欠，表示“我醉欲眠卿且去”，似赶顾起身。待顾祝同一离开，他便急火火地令身边亲随赶快找中将办公室主任郭一予。

“新浦的盐业！”刘峙对郭一予说这句话时，嗓子都有些发颤了，“快想办法呀，可不能亏了本啊！”

刘峙身为上将总司令，却是个惧内的角色。他妻子倚仗他的势力，在长沙办工厂干违法勾当，他不管；那些想当官的人出钱，通过他妻子买县长、参议员之类的芝麻官，他也一一照办。为了搞到更多的钱，他还在新浦做贩盐生意。平时，他白天论军情，与幕僚们掰着手指头算军火粮草，算消耗；夜里又与郭一予一起算股票行情，算盐业盈亏。老将军委实辛苦得很。

郭一予倒挺干脆：“那批盐赶快脱手！越快越好！”

“今天都几号了？来得及么？”刘峙搓脚捻手。

“那得赶紧通知！”郭一予在生意上颇有将军风度，“让他们火速脱手后，跟随第九绥靖区撤退。”